



Armando Marinelli (左) 以手工製造鐘的方法傳承自他家族，迄今為止是第 26 代。他們把青銅加熱到攝氏 1,200 度，然後將它倒入埋在地下的鐘模。



家族傳統

Marinellis 家以手工製鐘
已有 1,000 年歷史。
現在他們為扶輪基金會做了一口鐘。



穿過鑄造廠的門，你便進入另一時代。這鑄造廠設在市中心的一座 19 世紀穀倉，是於 1950 年一場大火摧毀舊址之後才遷入的。

這可能是中世紀時代的一個場景：木柴在地板上堆得高高的、黏土鐘自天花板垂吊而下、瑪丹娜及聖徒的石膏浮雕倚牆而立。一道陽光穿過窗戶照射進來，照耀在一位正在施灑聖水、對著聖母瑪利亞吟誦祈禱文的牧師身上，房間裡其他人重複回以「請為我們祈禱」。神父祈祝的一股青銅熔液順著一條磚渠流下，注入埋在泥土地面下的模型，熔液發出的光芒映在他的金色聖帶上。

這一幕令人彷彿覺得我們隨時光倒流，但是事實上它是發生在 2017 年。我們在義大利的 Agnone 目睹一口鐘的誕生——千年的傳統匯聚在這充滿緊張的兩分鐘過程。結束時，Armando Marinelli 會說一兩句話，然後在房

內繞行一圈，與在場參加這個有千年歷史的義大利工廠的最新鑄鐘儀式的人一一握手。Armando 及他的兄弟 Pasquale 是這個工廠的第 26 代經營者，這是全世界第二悠久的家族製鐘事業。

從羅馬開車到 Agnone 約需三小時。這是一個陽光明媚，薰風醉人的春日，我們一行先之字形蜿蜒經過仙人掌群及棕櫚樹林，再環繞義大利中南部山丘而逐漸攀升。稍深入叢山峻嶺，空氣轉趨涼爽，沿路不時遇見牛羊埋頭吃草。我們正前往這個有 5,200 人的村莊，去出席為慶祝扶輪基金會百週年而鑄造的一口鐘的誕生儀式。「這裡的一切都比較講求匠藝，」 Agnone 扶輪社社員暨前社長 Armando

一口鐘的製作過程

1) 匠師建造一個磚塊架構，蓋上黏土和大麻，然後使用木頭做出鐘內部形狀的模型，稱為鐘心。

2) 他們用另一層黏土及大麻蓋在鐘心上，稱為假鐘，並在上面塗上蠟飾。

3) 他們再用更多的黏土敷上去，構成外模，套在假鐘外面。

4) 然後在外形上加熱，於是蠟飾融化，在外模內側留下陰紋。

5) 接著工人吊起外模、剝除假鐘、然後再把外模套回鐘心之上，但鐘心與外模之間留下空隙，以便注入青銅熔液。



Marinelli 吃午餐（乳酪、乾香腸、及義大利麵包夾豬肉皮，後者是一種地方特色食物）時這麼介紹他居住的城市。我們在一個民宿——像家一樣的山區房舍，住宿的客人們通常走到廚房去取用食物。Agnone 最有名的是鑄鐘廠（那天晚上另一個餐廳供應我們鐘形義大利餃子），但它也是乳酪業（其營業可追溯到 400 年前）及烘焙業的原鄉，每家業者都有其特色，Marinelli 只要看一眼麵包就知道它是出自哪家。

「這個鑄造廠頗能吸引觀光客。他們來這裡買乳酪，上館子，」2013-14 年度 2090 地區總監 Luigi Falasca 說，他住在 Agnone，而且跟 Marinelli 一樣，是 Agnone 的扶輪社社員。「這是一個漂亮的城市。它是一個中古城市，

有其歷史。但是由於鑄鐘廠的存在，人們才發現它。」

千年的傳統 匯聚在充滿緊張的 兩分鐘過程

也由於這鑄造廠的存在，Marinelli 才發現扶輪。他小時候看過一些扶輪地區總監進入鑄造廠辦公室為他們的扶輪社訂製鐘。他記得看到他們穿得西裝筆挺、聽到他的老爸和叔叔跟他們說話，但不知道他們是幹什麼的。後來，他說，他發現那些扶輪社員們全都懷著共同價值觀：他們誠實、利他、及有愛心。他獲得激勵，想成為跟他們一樣，因此在 1988 年協助



每口鐘外表都有凸出的圖像，廠內四周牆上就掛著數百個圖像模型。雕塑家 Paola Patriarca 用蠟注入一個模型，再將該模型壓在鐘模之上。

成立 Agnone 扶輪社。

「透過扶輪，你可以和志同道合的人同步，友誼在扶輪超越其他所有價值，」他說。「而且透過友誼，你能無私地克服更大的挑戰。」

鑄造廠博物館牆上掛著一張家族系譜，最上端的名字為 Nicodemus Marinelli，他簽名的鐘可追溯到 1339 年，這是 Marinelli 族系的最早遺物。展示的另一口鐘可溯自 1200 年代，相信亦為該家族所製造。沿著博物館走道展示的一批藝品描繪出 20 世紀歷史的輪廓：紀念義大利進入厄立特利亞 Eritrea 的一口鐘；用於重建 Montecassino 修道院改建的鐘，作為地標的修道院毀於第二次世界大戰；阿爾巴尼亞兒童在 1998 年撿到的許多彈殼中的幾個彈殼，前述這批彈殼後來被熔解，製成一口鐘。

該鑄造廠的一位雕塑家 Paola Patriarca（Armando Marinelli 之妻）解釋，學者們相信威尼斯商人在 11 世紀將金屬工藝帶到 Agnone，因為該區域有許多修院，導致鐘廠如雨後春筍紛紛設立。在早期，製鐘業者跋涉至教堂現場鑄鐘，通常直接在鐘樓之下，如此則龐然重物毋須運輸。所有金屬皆取自當地，包括教區虔誠信徒為熔解之用而捐出之金屬物品。（甚至今天，人們可能丟擲一枚特別戒指或紀念品到熔化的合金中，成為鐘的一部分。）

博物館的另一區紀念 Marinellis 和梵蒂岡的關係。在 1924 年，教宗庇護十一世明令該廠得在鐘上用教宗盾徽，以示尊崇該廠，而且教宗保祿二世曾於 1995 年在鑄鐘過程，給予賜福；教宗此行期間之框金座椅仍展示於一 Agnone 店面。保祿二世在 2000 年大赦年訂製一口鐘，另外該廠為 2016 年大赦年為教宗方濟各 Francis 在聖母大殿製造一口鐘及新的銅門。

雖然該廠大多數的鐘都預定放在義大利各地的天主教堂，其他地方也有該廠的鐘：紐約市的聯合國總部；日本札幌一座高爾夫球場；加州 Bodega 灣，係為紀念一男孩隨同家人在

義大利度假中死於劫車事件激起當地開始器官捐贈運動的地方；及在伊利諾州伊文斯敦扶輪總部，以慶祝國際扶輪成立 100 週年。

Marinelli 鑄造廠 是世界上少數仍以手工製鐘的 鑄造廠之一。

但是 Marinelli 仍然擔心未來。在 1800 年代，Agnone 有四或五個鑄鐘廠；今天，他家族的鑄鐘廠是該市鎮碩果僅存，也是世界上少數幾家仍以手工製鐘的鑄造廠之一。手工製造的鐘與機器生產的鐘有一差異，Marinelli 說，並指出巴黎聖母大教堂的新鐘的品質沒有他預想中的好。「聲音絕不可能相同。可以聽出來錫的聲音。沒有音樂性，」他說。「這種鐘到處都是。你可以買衣服。衣服都是用棉布做的，例如。但是，你能感到和看到一件設計師襯衫不同於 10 美元買的便宜貨。」

沒有人能因為一年做 50 口鐘而致富，但 Marinellis 家族能。新的科技會令他們的工作更容易，但是在一個重視舊世界工藝的國家，改變千年傳統將被視為幾近缺乏道德。

「如果我們切斷與過去的關係，這就像我們另起爐灶，」Marinelli 說。「我們不會被視為這些新技術的先鋒。我們會被認定揚棄傳統遺產。」

這個鑄造廠雇用 12 個人，包括家族成員；最晚雇用進來的已經做了 15 年。Marinelli 的長子 Ettore，現在 20 來歲，已經開始為該廠做雕塑。當學童們來此做實地參訪時，Marinellis 家族鼓勵他們考慮以藝匠為業。「我希望新的世代能繼承快要失傳的舊手藝，例如手工製鐘，」他說。「義大利僅此一家。」

在容納該鑄造廠的 19 世紀穀倉的一個角落矗立著一口半成品的扶輪基金會鐘（他們正在鑄好幾口）。一具黏土模型鑲上描述扶輪基

金會故事的蠟飾浮雕：創始人阿奇·柯蘭夫的肖像；計畫標誌，例如根除小兒麻痺等疾病計畫及扶輪和平獎學金學生；第 12 扶輪地帶的封印，該地帶涵蓋整個義大利，而且其轄下各地區參與倡議把鐘帶到亞特蘭大國際扶輪年會，然後到伊文斯敦。

匠師們製造一口鐘的第一件事是決定這口鐘的響音。這是透過根據鐘的直徑、高度、及厚度，進行複雜的計算來達成。「鐘的製作是根據你要的音調，」Patriarca 說。扶輪基金會百週年鐘，直徑 42 公分，21 公分高，將會響出 A 調音，與國際扶輪 100 週年鐘一致。

一旦他們決定了鐘的音調及尺寸，接下來使用磚塊砌出一個框架，再敷以黏土和大麻混合物。他們環繞這個基礎製作一個木製模板，做出正確的鐘形。這是內模，稱之為「鐘心」- 鐘內部的中空形狀。在此之上，另塗一層薄黏土以構成「假鐘」。

負責裝飾的 Patriarca 首先在軟塑膠上刻出

圖像，然後將之壓入一塊石膏，以製成浮雕。她將蠟倒入浮雕模型，然後將形成的圖像壓在假鐘之上。

接著在假鐘之上蓋上更多黏土及大麻，以形成外模。等模型變乾後，蠟印在鐘的內部留下陰形圖像。工人們用吊車移去外模、剝除假鐘、再將外模罩回鐘心之上。二者之間的空隙將注入青銅熔液，做出實際的鐘。

文藝復興雕塑家 Donatello 倚賴製鐘廠來協助完成 一些浮雕作品。

做這種雕塑需要特別的天賦。即使文藝復興雕塑家 Donatello 也要倚賴製鐘廠來協助完成一些浮雕作品，因為製鐘廠是這種技術的專家。刻出一個圖像，例如柯蘭夫的圖像，需要數小時的專注。其他鑄造廠可能利用電腦做這



Armando Marinelli 小時候就知道扶輪，當時的地區總監會在路過這個廠時，為扶輪社訂製鐘。



自左上順時鐘：Patriarca 雕刻扶輪基金會百週年標誌——鑄造廠的匠師們不用電腦來做他們的工作；製鐘大師 Antonio Delli Quadri 已在該廠工作 60 多年；Ettore Marinelli，Armando 及 Paola 的兒子，參與家族事業；做磨光及調整之前，工人們先清理鐘。

部分的工作，但是在這裡，所有的東西都是純手工製作。

「完全跟 1,000 年前藝匠們的做法一樣，」Patriarca 說。

需要五個月的時間才能讓鐘達到這個階段；較小的鐘可能花二個月，最大、最複雜的可能需要一年之久。

幾天後，該是澆鑄扶輪基金會百週年鐘的時候了。來自義大利各地的六個地區總監已來到 Agnone 參加這個活動。匠師們已將鐘模埋入爐子附近的坑洞，然後將青銅加熱到攝氏 1,200 度，其成分為百分之 78 的銅及百分之 22 的錫。在爐子和鐘模頂端開口之間有一磚渠，此時除開口可見之外，整座鐘都埋在地底下。

遠從米蘭來到這裡的國際扶輪前理事 Elio Cerini 向聚集的群眾致詞。Marinelli 兄弟們已準備好，每人戴著手套，手中握著一支金屬長棒。Pasquale 清除使磚渠保持溫熱的煤炭之後，Armando 戲劇性地打開爐門並大喊，「聖瑪莉亞！」瞬間青銅熔液順著磚渠往下流。兄弟們用金屬棒把熔液推入鐘模，數個月的準備匯聚在玩火這一刻。結束時，他們彼此擁抱。

當青銅在冷卻時，我們受邀飽吃一頓午餐，然後我們都趕回去鑄造廠。吊車將鐘拉出坑洞，放在旁邊地面上，由一個工人敲破外模，展露出焦黑的新鐘。我們輪流用鐵刷刮去焦黑的外皮，讓閃亮的青銅展現出來。（匠師們稍後將把鐘磨光、裝上鐘槌、並做微調，之後才運到亞特蘭大。）

「我們剛進行的那種儀式就像讓我們持續與扶輪所堅守的行動一樣。」Marinelli 後來說。「我們感覺無比榮耀。全世界將知道這口鐘。」

的確，雖然幾乎 1,000 年的家族傳統將 Marinelli 家兄弟們綁在鑄造廠，他們的工作也將他們的視野擴大到他們那偏遠的小城，甚至他們的國家，之外。「當你到 18,20 歲時，你會想逃離這個地方，但想一想你會發現你的工作讓你看到全世界，」Pasquale Marinelli 說。

「我最近才去過非洲。現在我們為扶輪做的這口鐘將把我們帶到亞特蘭大，它將讓我們有機會探索奇妙的扶輪世界。」

「不只鐘身上的圖像

描述故事。

鐘聲也述說故事。」

鐘一直被用來傳遞訊息——不同的鐘聲代表不同的訊息，譬如死亡、婚禮、或警報。在許多扶輪社的例會，鐘聲代表會議程序的開始及結束。「有時候，人們用鐘聲的次數來傳達訊息，」Patriarca 說。「不只鐘身上的圖像描述故事。鐘聲也述說故事。」

當 Marinellis 家族為教堂做一口鐘時，神父也參與其過程。「我們為新誕生的生命祈福。我們為所有聽見鐘聲的人祈福，」Armando Marinelli 說。「這些鐘是為教堂而製作，因此鐘聲就像上帝對信徒的呼喚。」

聖安托尼奧阿巴泰 Sant'Antonio Abate 教堂（以屠夫守護神命名）的鐘一年只響幾次，但是在我們逗留 Agnone 期間，我們受邀參觀一場特別表演。我們爬著陡峭的梯子到鐘樓上。Vittorio Lemme，Agnone 僅存的敲鐘大師，猛拉連接在四口巨鐘上的鐘索，他前後拉扯，每次劇烈的運動幾乎讓他快要腦震盪。冷風將他那蓬亂如浪的頭髮揚起在空中。鐘聲震耳欲聾，震動我們的耳朵，也震動我們全身，感覺如此空靈，彷彿鐘聲在靈魂深處響起。

我們從鐘樓下來時，Lemme 已經收到簡訊及來電，詢問為何今天的鐘聲很奇特，是不是有什麼節慶。這四口鐘的確發出一個訊息：它們為扶輪而鳴鐘，向基金會過去 100 年所做、以及繼續在做的一切善行致敬。



為紀念扶輪基金會百週年，Marinelli 家族鑄造廠做了這口鐘，兩兄弟和資深領導人在 6 月的亞特蘭大國際扶輪年會一起敲鐘。